

樂善錄

宋 李昌齡 撰 聞涑校閱

心者善之本也究夫所本未始不善不幸富貴利害者汨之故不善之心由是而生其間能不失其本者百無一二焉是以無富貴無貧賤作善者常少而不作不善者常多無足怪也然予嘗目擊世間積善之士鮮有不終吉者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噫聖人之言豈欺我哉予少也賤負笈四方經歷世故屢嘗患難凡所聞見踐履有益

於人而可補於世者未嘗不積於中爰攄管見裒集
得若干餘事目曰積善錄皆所言修身積德濟物也
願與天下善士共行之自王公至於庶人咸知積善
之爲終吉故言不文辭不飾每事直述其旨要在明
道理達倫類辨是非通世務使賢愚貴賤皆得以洞
曉之或曰子之言可謂達理若更加潤色則盡善矣
余曰不然本朝文章之盛超軼漢唐所不足者節義
區區之見蓋在警世諭俗刊物濟人何以文爲所患
其間類逆耳骨鲠之言身世俗違者甚多未免有毀

譽之私然而公言在我好惡在彼吾何容心哉若夫
增廣善事削其繁蕪則有賴於明哲君子時淳熙戊
戌冬月序

嚴正

爲父而不能盡父之道則家無孝友之子爲師而不
能盡師之道則門無行藝之士爲子而不能盡事父
之道則爲不孝爲弟子而不能盡事師之道則爲不
知斯四者天下之大經誠不可違也苟欲盡夫爲父
爲師之道者無他惟嚴與正而已制之以嚴教之以

正罔不盡善雖文王爲父仲尼爲師不過如是也苟欲盡夫事父師之道者無他惟敬與順而已敬之以禮順其教命則罔有不令雖曾參之爲子顏回之爲弟子不過如是也蓋父猶天也師猶父也其勢雖殊其尊一也爲人而不能盡事父師之道者逆天者也是人也若無人禍必有天刑或曰如彼之頑嚚而嚴不足以制之正不足以教之則嚴正何所措諸予對曰誠有是事也然果人也庸有治之以嚴正而不率者乎苟嚴正不足以治之則非人矣任之可也嘗觀

堯舜不能化朱象蓋凡此徒者不可謂之人也人之類而已此韓愈所謂夷狄禽獸皆人者是也予欲天下之爲父子師弟子者各盡其道故發斯言

自守

夫人之爲人莫善於能自守故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守之本也蓋言人能守其身則能守其本既能守其本則其末者無所不守小而子女玉帛富貴爵祿大而宗廟社稷家國人民皆可守也苟不能自守其本而貧賤得以移其志得喪足以動其心

如此則非其道。非其義。非其法者。安能保其不爲。如是則雖小者亦不能自守。矧能守其大者乎。柰何士之爲士。奚可不自守。能自守。則不失其爲富貴顯達。爲士君子。不能自守。則不失其爲貧賤窮困。爲愚無知。斯二者。斷無疑矣。故曰人之爲人。莫善於能自守。

陰德

人之處世。不可不積陰德。夫不積陰德者。未見其有後也。故于定國父治獄多陰德。而知其子孫必興。孫叔敖有埋蛇之陰德。而母知其必貴。信有之矣。然陰

德亦甚易積。不以富貴有力者。雖尋常之人。皆可積也。蓋所謂積陰德者。非謂廣散金穀。多方布施。齋設僧道。建造寺觀。然後謂之積陰德。凡爲此者。乃愚人作業福。非積陰德也。或曰。何謂業福。予對曰。蓋彼所聚之財。取之多不義。取不義之財。而廣布施。設齋供。故謂之作業福。非積陰德者也。夫所謂積者。常操不害物之心。出入起居。種種行方便。如此便是積陰德也。今姑以其小者言之。如蛾之赴火。蠟之墮淵。而吾能救之。亦是積陰德。矧夫人有饑寒。吾能飽煖之人。

有疾厄吾能安樂之救人患難解人之仇怨濟人之困貧不沒人之善不成人之惡不言人之過凡此之類皆積陰德也積德之士苟常以方便存心隨力行之不已則陰德亦厚矣殆見天之報也莫匪福壽之增崇門戶之盛大子孫之榮顯有不可辭者予言不欺力行之可也

戒殺

經曰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至於王者郊祀然後用特牲此禮制然也所以別尊卑之分也

後世壞法棄禮雖庶人而竊食牛牲矧於羊豕乎以庶人而食祀天之品物非惟有罪縱有福如天亦消去矣蓋彼有不可食者二祀天之物不敢食之有功於民不忍食之若夫道釋者流論食牛罪業之重報應之速予不復舉然而陰陽殊途罪福一致不言而喻凡此等事吾儕患乎不知知之安可不戒也

量飲

予嘗觀世俗會賓客不以貴賤未有不強人以酒者勸人以酒固非惡意然當隨人之量以勸之乃所以

盡賓主之歡也。予聞范蜀公接伴契丹，勸酒虜使馮見善，請曰：「勸酒當以量，若不以量，如徭役而不用戶等高下。」彼夷狄也，猶且知勸酒以量，矧吾儕生乎衣冠之國，動容周旋，務在中禮，奚可以酒強人而使人失禮節？亂情性，甚至於吐哇而後已。此殆不若夷狄之知禮，實可耻也。實可醜也。好禮之士，苟聞予言，當改其過而新其德。庶幾無愧古人。賓主百拜，酒三行之禮也。

施惠

世間萬物，久聚必散，自然之禮也。夫金穀寶貨，雖萬乘之貴，久聚亦散，然彼所以散者，蓋爲養天下而散也。苟不爲此而散，必若鹿臺鉅橋而散其散一也。以是言之，則金穀寶貨，國家不能久聚而不散也。常人可久聚而不散乎？予見世之愚者，嘗聚金穀寶貨，自謂可使子孫世世而不能散，此真癡漢耳，誠可恠笑。及夫物之當散也，不以水火去，則盜賊去，兵革獄訟去，不肖子孫去。此事自古皆然，非止今日。是故鄧通之銅山，不能有萬日；石崇之金谷，何嘗傳百年？金穀

寶貨不可久聚也如此故予欲積善之家常以其餘者廣施惠於親戚朋友故舊鄰里之不足者小民之貧困者人有患難疾苦者苟能如是而散之則彼將復聚於吾子孫者無窮極蓋陰功陰德厚矣予特爲是說以勉世人迷而不悟者云君子母謂不知言也

僧道

僧道不可入宅院猶鼠雀之不可入倉廩也鼠雀入倉廩未有不食穀粟者僧道入宅院未有不爲亂行

者此事之必然不可隱者也予竊見富家兒常令僧道入宅院與婦人同起坐而不知耻殆其久而分熟則未有不爲彼所汚者其間無知之輩至於事露醜出而亦不耻不禁悲夫世間如此等人何異於鳥獸乎予不忍聞見此等事惟欲賢者知之而今而後知僧道不可令人宅院故楚諺亦云此輩只堪林下見不宜引到畫堂前

養生

人之養生唯不可不足若粗足以奉甘旨供祭祀養

妻子備凶荒之外夫復何用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
屢千間夜眠八尺何必區區勞心役已末歲窮年汨
汨於殖貨利哉夫如是者乃一守錢虜爲兒孫作馬
牛也或曰何謂作馬牛予對曰夫富者之爲利莫非
放債取厚利恃勢而兼并致使貧下之民終日逐利
以償其債負中人之家終身營家業以待其吞併其
或事窮力盡則賣妻鬻子身爲奴僕而後已凡此之
類無非爲兒孫作馬牛也嗚呼不徒死作馬牛而且
生作馬牛矣彼所以不自知其爲馬牛者未變其頭

角與免鞭策耳苟曰爲子孫計則何不積陰德以遺
之開義方以教之使子孫自取富貴故易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何區區爲彼作
奴僕殖貨利哉倘子孫賢必能爲我守之其或不肖
則我聚而彼散反取笑於識者此理昭然不必賢知
者知其然雖愚者亦知其然也予嘗憫人之苟富貴
者不悟其身爲兒孫作馬牛故特爲是說以警之

室家

治室家御妾婦之道當以至正與夫仁術大抵婦人

女子之情性多淫邪而少正易喜怒而多乖率御之以嚴則事有不測其情不知其內有怨蓋未有久而不爲害者率御之以和則動多違禮其事多專其心無憚蓋未有久而不爲亂者二者皆非君子所以處家人之道其失均也故予謂君子之治室家御妾婦當以正而使嚴行其中當以術而使寬在其中則無太嚴太寬之弊然後率之以仁教之以義和之以禮撫之以恩勿聽其言勿受其制勿從其役任以可責之事使以不怨之勞有能不可太寵有過不可窮治

舉動不爲彼所識措畫不爲彼所料如是則彼之平昔所可逞者皆在吾術中矣雖欲事不測而情不和動違禮而事自專內有所怨心無所憚不可得也夫是數者既不可得而爲則君子之治家室御妾婦之道如斯而已矣

子弟

今子弟之大失者有三自少卽思衣服之鮮華飲食之豐美惟利已之驕惰安逸而不卹人之規正一也不知誦讀經史惟事嬉遊度日稠人廣坐論古今之

道。則懵無所知。聞世俗之言。則欣然而喜。既不知耻。習以爲常。二也。身旣無學。且復忌人之學。故於勝已者。則遠而不近。於佞已者。則悅而相親。所言莫非庸下。所思莫非頗僻。三也。有此三失。父母兄弟所不喜。君子長者所不與。上官鉅人所不肯薦揚。欲立身成名。起家以其祖宗可乎。苟能甘淡泊而務學問。近有德而遠下流。則所知者聖賢之道。所聞者正大之言。所交者正大之士。所行者向上之事。如此豈不足以成名乎哉。爲子弟者。幸毋以予言爲耄。

此卷與東谷所見可補世範家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樂善錄終

樂善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金